

民国军阀系列



芙蓉锦

习大大布著

每个女子的生命，都曾经历过这样两个男人，一光一暗，一冰一火。无论选择了谁，都留给生命无尽的悔恨……
于历尽苍凉与繁华的时代，
书写一段生死契阔的爱情；

吉林出版集团
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
芙蓉锦

李太玄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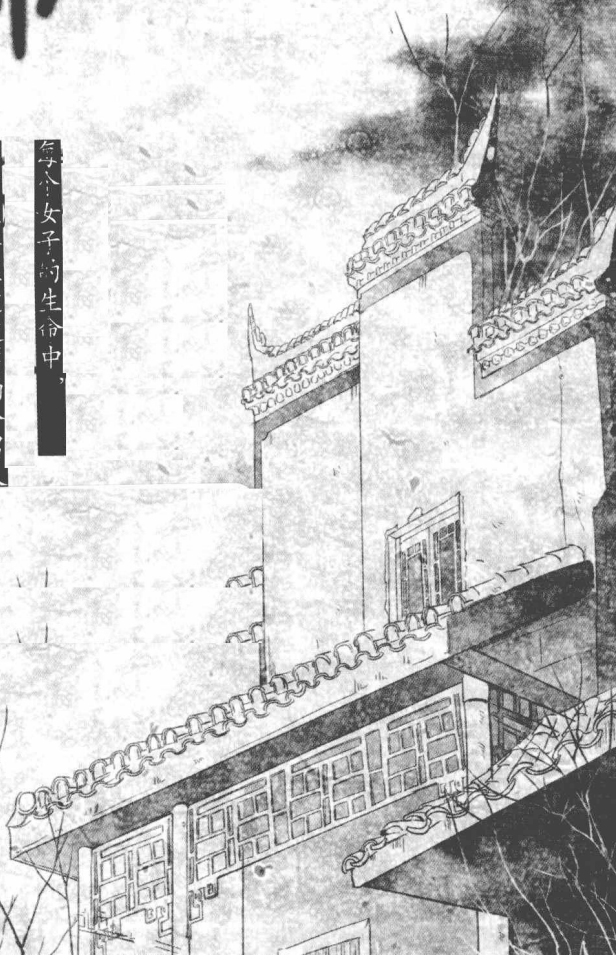
每个女子的生命中，

都曾经存在过这样两个男人

一光一暗，一冰一火。

无论选择了谁，

都留给生命无尽的悔恨……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芙蓉锦 / 灵希著. —— 长春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,
2011. 5
ISBN 978-7-5385-5462-5
I. ①芙… II. ①灵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11) 第062832号

芙蓉锦

作 者: 灵 希
出 版 人: 李文学
责任编辑: 王天明
封面设计: 雷 鸿 文 杰
开 本: 640×960 毫米 1/16
字 数: 240 千字
印 张: 19
版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: 2011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出 版: 吉林出版集团
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发 行: 北方妇女儿童出版社
地 址: 长春市人民大街 4646 号
邮 编: 130021
电 话: 总编办: 0431-85644803
发行科: 0431-85640624
网 址: <http://www.bfes.cn>
印 刷: 三河市文通印刷包装有限公司

ISBN 978-7-5385-5462-5 定价: 25.00 元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: 0431-85644803

芙蓉锦

少希著

他笑了一笑，玩笑一般地开口问道：“你对我说的，到底有几句真话？”
她就眨一眨眼睛，那一瞬笑逐颜开，如炽火流阳般灿烂明媚，“其实我说的话都是骗你的，你还信吗？”
他一笑，“我信。”



芙蓉锦！

他笑了一笑，玩笑一般地开口问道：“你对我说的，到底有几句真话？”
她就眨一眨眼睛，那一瞬笑逐颜开，如炽火流阳般灿烂明媚，
：“其实我说的话都是骗你的，你还信吗？”
他一笑，：“我信。”



目录

① 花骨冷香露滴鸳鸯瓦 相思记取拂面芙蓉锦

005

② 红锦万芳双飞蝴蝶影 谓我何求情销美女心

035

③ 夜夜相思更漏残明月 滴滴红泪寒烟织晓星

061

④ 一种情痴我自判憔悴 十分心苦脉脉背斜阳

083

⑤ 金缕豆蔻花繁烟艳深 红烛丁香暗结同心鸾

099

⑥ 烈焰断生年此情难续 春寒损韶华怀恩结誓

117

⑦ 犹记当年花月不曾圆 何堪如今故人成陌行

135



芙蓉锦

目睹一场比那毁灭一座城池更惊心动魄的毁灭……
于历尽苍凉与浮华的时代，书写一段生死契阔的爱情。

④ 破镜难合珠泪冷凄凄 月窗鸳梦情绵暖胭脂

155

② 上穷碧落此生永相别 红蓼白苹鸶行自凄凄

181

⑤ 晨钟暮鼓杳霭遮玉山大厦将倾冷月照孤云

197

③ 落花疑是有意底无意 流水亦真无情似有情

219

⑥ 琵琶别抱佳人归南浦负却当年君子鸾锦书

243

⑦ 片红飞减乱云堆碎琼 白雪茫茫此情向天地

269

⑧ 莫问一往情深深几许却道人生自是有情痴

295

高仲棋，秦承煜，就是命中注定与她纠缠一生的两个男人。
掌心纠缠交错的曲线，在玉山别墅成为永恒的一刻起，
便发生天翻地覆的逆转……



芙蓉锦



① 花骨冷香露滴鸳鸯瓦 相思记取拂面芙蓉锦

② 红锦万善双飞蝴蝶影 谓我何求情铸妹女心

③ 夜夜相思更漏残明月 滴滴红泪寒烟织晓星

④ 一种情痴我自判憔悴 十分心苦脉脉背斜阳

⑤ 金缕豆蔻花繁烟艳深 红烛丁香暗结同心鸾

⑥ 烈焰断生草此情难续 春寒损韶华怀恩结誓

⑦ 犹记当年花月不曾闲 何堪如今故人成陌行



夜很静。

那看上去极美好的月色好似给这夜色笼上了一层糖霜，带着一点点甜味，从翠绿的花萝上斜斜地长出来一枝凌霄花，婀娜的影子映在窗上，随着带着蔷薇香的夜风缓缓摇曳，仿佛是突兀伸出来的鬼爪子。

她躺在床上，想到这里就扑哧一笑，白天上课的时候，国文老师本就沉浸在她前面那一片华丽的描绘词藻中，待她诗情画意地说出“鬼爪子”，国文老师那眉毛不禁倏地一掀，愣了半天，最后略有尴尬地说：“好，贺兰同学形容得很是形象独特。”

下课的时候凤妮笑她：“亏你想得出。”

她扬眉，倒还不依不饶起来，满口道：“你说像不像鬼爪子？像不像鬼爪子？”

她读教会办的学校，没有选择地信奉了天主教，每天早课的时候都是读圣经，读了几年之后，她却只清晰地记住那一句，“耶和华将会有新作为，将令女子护卫男子。”要么读史，读《世宗本纪》，又记住一句：“刚强不可夺其志。”

姨妈常被她气得半死，怒起来就骂她，声音尖锐得犹如洒下来的玻璃碴子，“天生的牛心古怪，脑袋后面长反骨，没章法的野马性子，好起来腻得像块牛皮糖，甩都甩不掉，坏起来昏天黑地，恨得人牙根痒痒，真想一棒子打死拉倒。”

晚上只顾着望着月亮发呆，早上的时候她到底起晚了。

下楼的时候就看到姨妈坐在餐桌旁吃早餐，贺兰的姨妈三十七岁，姓梅，没嫁过人，能说一口极流利的英语，现在是邯平首屈一指的交际花，连邯平督军薛景德都要买她的帐，周围人都顺口叫她梅太太，虽然不知道这到底是哪一门子的太太。她穿着件软缎花袍子，胡乱地将乌黑的头发挽在脑后，下巴显得更加尖俏，嘴唇是那种柔软的桃花弧形，贺兰想梅姨妈年轻的时候必定是个大美人。

梅姨妈喝了一口牛奶，放下杯子，回头瞅见了正忙乎着往手袋里装东西的贺兰，不失时机地补上一句，“上那个学有什么用？你要是能给我找个洋男人回来，我也服你。”

贺兰头都不回，她可没时间吃早餐了，但也不忘顶嘴，“你想让我这辈子都





像你一样靠着男人活着么？我可没你那么大的本事。”

梅姨妈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根烟雾缭绕的香烟，添了些许鱼尾纹的眼睛依旧是蕴着旖旎的绵绵之情，她面不改色地吸了口香烟，吐了几个极漂亮的烟圈，方才淡淡道：“小没良心的，我白养你这么大。”

贺兰一路喊着丫鬟巧珍，扬着声道：“巧珍，巧珍，我昨天拿回来的电影杂志呢？”巧珍从楼上丁丁当地跑下来，把收到桌子抽屉里的电影杂志交给贺兰，看贺兰还往手袋里塞电影票，笑着道：“小姐，你今天要去看这个电影吗？回来给我讲讲，这画片上的人儿真好看。”

贺兰道：“这是电影明星阮浓浓，她今天下午的船，就到咱们邯平了。”她和凤妮约好了下午去码头看阮浓浓，下午只有两节课，时间充足得很。贺兰临走的时候又往镜子里看了一眼，她穿的是教会中学的校服，自然是上身白衣，七分宽袖，露出一截白藕般的手臂，下穿藏青色的裙子，洁白的棉纱袜子，圆头小黑皮鞋，很是妥帖，学校还发了一个藏青色荷叶边的云肩，当然是要等到天冷的时候才会用。

她急急忙忙往外走，梅姨妈照例没往贺兰这边看一眼，却道：“早饭也不吃，午餐的钱也不拿，什么记性，中午在学校没饭吃你怎么办，瞅着别人的黄油面包咽口水？看饿不死你。”

贺兰这才记起自己忘了拿午餐费，赶紧到桌子上去拿。梅姨妈照旧略仰着头吐烟圈，目光淡淡的，她的手指甲涂着厚厚的一层红指甲油，几缕发丝垂在她的面颊一侧，平添了那么一股风情，像是《聊斋》里专迷书生的女鬼，但也是妖媚的尤物。

下午，贺兰特意叫了家里的汽车到学校里来，等一放了学便和凤妮一起坐车去码头，沿途就见一些墙上贴着五颜六色的传单，一些倒背着枪的下等兵正在骂骂咧咧地往下撕，贺兰趴在车窗上看，道：“凤妮，你听说了么？咱们学校里的李主任昨天被宪兵队的人抓走了。”

凤妮道：“我听说了。”

贺兰便转过头来，目光剔透明亮，“他们说李老师是革命党，你说他真是吗？李老师平时对人那样好。”

凤妮赶紧捂贺兰的嘴，提心吊胆地道：“贺兰，你胆子真大，现在满城都在抓捕革命党，还有谁敢提革命党的啊，都怕沾染上落祸呢。”

贺兰推开她的手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说一说又不会怎么样，再说革命党也不是坏人，你想想李老师平时的为人就知道了。”凤妮道：“贺兰，这种话你在我面前说一说就好了，到别处可不要乱说了。”

贺兰笑道：“好吧，我知道了。”

汽车没一会儿就开到了邯平码头外，贺兰让汽车夫在汽车里等着，自己与凤妮拉着手去瞧热闹，码头上自然是人山人海，都是来一睹电影明星阮浓浓的风采的，贺兰和凤妮挤都挤不进去，站在人群外面干着急。凤妮跺着脚，急道：“这回可好了，估计咱们连阮浓浓的人影都看不见，白来了。”

贺兰也着急，四处望了望，眼前忽地一亮，拉着凤妮道：“你跟我来，我有办法。”

她拉着凤妮跑到码头后面的一个人力车旁，花钱要了一辆人力车，自己先扶着凤妮的手，踩着脚踏站到车座上去，果然是站得高看得远。凤妮是一个顶老实的人，只在一旁仰头看着她，等了半天也不见贺兰说话，便急切地问道：“你看到什么了？”

贺兰笑逐颜开地道：“我看到阮浓浓了，她下船了，被一大群人围着，真风光。”她的脸上带着一抹光彩夺目的笑容，恍若阳光中的彩蝶，颈项间围着一件轻透的芙蓉锦纱，被阳光照着，依稀透着点淡粉的颜色，千丝万缕的薄纱随着风飘起来，连带着白衣宽袖也随着风轻晃着，真是亭亭玉立，凌空飞仙一般。

凤妮也想看看那边的盛况，拉了好几下贺兰的手，道：“快给我看看。”贺兰还没看够，便低头央求道：“我再看一会儿就换给你还不行么？”凤妮道：“那你要快一点。”

贺兰刚一点头，却不料那车座竟仿佛是被什么猛地撞到，车轱辘向前晃了一下，贺兰站不住，“啊”的一声，竟从上面倒仰着栽了下来，她这一摔实在是太意外，那车座极高，她仰面栽下来，定是后脑先着地，惊险万分。凤妮吓得大叫起来，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，忽地有一只手伸过来，一把揽住她的腰，她下坠之势很猛，那人朝后退了一步，手向上，揽到她的肋下，稍微用力，竟就将她抱住了。





贺兰双脚落地，额头上渗出了一层冷汗，惊魂甫定，忽地察觉到不对劲来，低头一看那人的手臂正是揽在了自己的胸上，刹那间满脸绯红，心若擂鼓，急得都结巴起来了，“你……你……快放手。”

那人也察觉到了，赶紧放了手，贺兰回过头来，就见一个二十几岁的男子站在她的面前，眉宇轩昂磊落，一双眼眸闪烁灿亮，如海面上的碎金子般。贺兰的脸都涨红了，他望着她，先是一怔，接着低声道：“对不起，我冒失了。”

贺兰窘在那里，面颊上滚烫滚烫的，一个“谢”字竟没法子吐出口来，还是凤妮跑过来，慌张地道：“贺兰，你刚才吓死我了，多亏了这位先生。”贺兰抬起头来，他也正好看她，两人的目光一接，贺兰索性从容道：“谢谢你帮忙。”

他道：“不客气。”却抬起头来朝着远处看一看，便皱起眉宇，脸上露出了不耐烦的神气，将头上的黑礼帽压一压，转身就往一旁的货箱后面闪，很快就不见人影了。

凤妮“咦”了一声，道：“这个人真是奇怪，怎么走得这样匆忙？”贺兰转过头，果然就看到十几个持枪的士兵正朝这边过来，她顿时明白了，待那群士兵咋咋呼呼地到了自己跟前，便挺身拦了上去，出声道：“站住。”

她这一声连身边的凤妮都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贺兰有这样大的胆子，提心吊胆地攥住了贺兰的手，贺兰却面无惧色地朝着一个刚走过来的全副武装的军人道：“汤敬业，你的手下人欺负人，你管是不管？”她的口气很是不善，一个卫兵当下斥道：“哪来的丫头片子，敢这么跟我们汤队长说话，趁早滚……”他这满口脏话还没等全说出来，脸上就挨了狠狠的一巴掌，被打了一个趔趄，看到打自己的人，慌地道：“汤队长。”

汤敬业面色严厉地骂道：“没眼色的混账东西，滚！”那卫兵才刚入伍，茫然不知所措，却也赶紧捂着脸闪到后面去。汤敬业忙上前一步，略略低头，极是恭敬地对贺兰笑道：“贺小姐好，真是好久不见，我们参谋长……”

贺兰一听那三个字，脸色就是一变，当下把眉头都给蹙起来了，不客气地回答道：“你们参谋长怎样关我什么事？！难道没有他，我就要不回我自己的东西了？”

汤敬业一看贺兰是真生气了，忙陪着笑脸道：“贺小姐说哪里的话，说真的，我们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不敢得罪贺小姐，怎么？是我的手下得罪了贺小姐？

芙蓉锦

这群混账行子！”说着便极威严地扫了一圈周围的兵卒，冷声道：“你们谁拿了贺小姐的东西？！”

那些兵卒都面面相觑，目光茫然，一律摇头说没有，贺兰便把手往地上一指，秀气的眉宇间满是不悦的神色，“问他们干什么？你不会自己看！”

汤敬业一低头，就看到一名卫兵脚下踩着一条纱巾。刚下过一场雨，码头的地面脏污又泥泞，那条纱巾浸在泥水里，已然不成模样了。汤敬业心想不过是一条纱巾，怎么就这样小题大做，但又不好得罪贺兰，免得回去不好交待，便朝着那个卫兵怒斥道：“蠢货，没看见踩到了贺小姐的纱巾，作死么？！”

那卫兵已经看出贺兰的地位不一般，连平日里最是凶神恶煞的汤敬业都这般小心供着，赶紧往后退了一步，连连赔礼，汤敬业也转过头来赔笑道：“贺小姐，这条纱巾看来是不能要了，赶明我给你买上十条八条崭新的，亲自送到府上去。”

贺兰不高兴地道：“谁稀罕啊，难道我家里买不起纱巾么？我只是讨厌你们这样的做派罢了，明明踩脏了我的东西，还要拽得二五八万的，神气什么。”汤敬业连连点头，不停地说着“是是是”。贺兰觉得自己胡缠的时间够久了，那人早该跑远了，她见好就收，便一扯凤妮的手，道：“凤妮，我们走。”

汤敬业赶紧笑道：“贺小姐再见。”贺兰见他那样如释重负的样子，她到底还是有点孩子心性，作威作福了半天，待转过身来就忍不住扑哧一笑，却又赶紧捂住了嘴，生怕被发现了，拉着凤妮一个劲儿地朝前走。

凤妮也不敢回头，跟在贺兰的身旁，用力地捏一捏她的手，小声道：“贺兰，你刚才怎么那样大的胆子，敢去拦那些当兵的？吓死我了。”

贺兰道：“我才不怕他们呢，就是给汤敬业一千个胆子，他也不敢动我。”

凤妮道：“你为什么那么肯定？”贺兰咯咯笑道：“他要是惹我不高兴了，等哪天薛督军到我家来，我就去告一个状呗，保管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”

那天色渐渐地暗了，码头上人流不断，贺兰拉着凤妮的手去找自家的汽车，才走出码头，汽车夫正等在车外抽烟，见贺兰和凤妮两个女孩子牵着手走过来，便把烟扔到脚下踩灭了，走上前来，“贺兰小姐，要回去了么？”

贺兰道：“我们还要到起士林去吃点心呢，你送我们到华格路去。”汽车夫应声，匡凤妮先上了车，贺兰正准备上车，忽听得身后传来一声喊：“哎，你等一下。”贺兰回过头，就见刚才那个男子，从拥挤的人群中费力地挤出来，奔到



她的面前来，黑礼帽下的一双黑瞳里满是深深的笑意，望着她道：“多谢你仗义帮忙。”

贺兰倒没想到他这样胆大，居然还敢这样光明正大地跑出来，却听得那男子又爽朗地笑道：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她也摸不清这个人的底细，怎么可能把自己的名字告诉他，便扬唇一笑，眸子里闪过一丝亮意，清脆地答道：“我叫赵钱孙李。”

他一怔，继而半带自嘲地笑道：“那我只能叫周吴郑王了。”贺兰略压低了声音，很郑重其事地道：“你是革命党吧？还不赶紧走，现在邯平都在抓你们呢。”他便恍然大悟，继而轻松地微笑道：“你误会了，我不是。”

贺兰见他这样说，只以为他还在辩解隐瞒，便笑道：“你是不是革命党都随便你，反正你救我一次，我帮你一回，咱们两不相欠，后会无期。”

她那调皮一笑间，当真是眸光如水，明媚如花，隐约就有一股馥郁的香气，如兰似麝，恍若热烈盛放的千叶石榴花一般，漫到他的鼻息里，他心中莫名一动，直直地望着她，半晌无言。

她却一转身就上了汽车，“嘭”地关上了车门，朝着汽车夫道：“吴师傅，开车吧。”他方才如梦初醒，急忙低下头来拍了拍车玻璃，贺兰便隔着车窗朝他摆摆手，笑道：“再见。”汽车一路开出去，因为码头上人多，所以开得慢了一些，开车的汽车夫忽地道：“贺兰小姐，那人在追车，好像有话没说完。”

贺兰便回头看了一眼，又转过来对汽车夫道：“开快点，我跟他没话说。”汽车也正好开出了码头，面前就是一条平坦的大道，那汽车夫就点点头，加快了速度，汽车便一路风驰电掣而去了。

时间过得飞快，一晃就过了半个月，贺兰也早就忘了那天在码头遇上的不愉快，这天晚上，贺兰和凤妮放了学先一起去听音乐会，又到西餐厅吃西餐，两个女孩子在一起吃东西定是咕咕呱呱有说不尽的话，到底还是回来晚了，微明的星光照在这座位于半山腰上欧式风格的别墅上，山路上竖着一排排的路灯，照得地上雪亮，坐在人力车上，又可闻到循着风吹来的蔷薇花香。

贺兰推开门的时候就听到满厅的人声喧哗，烟气缭绕，无线电乐曲空荡荡地浮在大厅的上空，当然没人去认真听它，几个男人坐在壁炉旁打麻将，梅

姨妈斜靠在小客厅的沙发上，漫不经心地擎着一根香烟，一个脸上的皮肉下垂到近似于一只沙皮狗的老男人殷勤地帮她点烟，几个颇有姿色的丫头来来回回地招待。

贺兰厌恶地皱皱眉头，还在玻璃门处换鞋子，就闻得一股酒气扑面而来，年届四十的蔡老板笑眯眯地向她迎上来，意欲帮她拿手里的书包，口中道：“这晚上山风大，没冻着兰小姐吧？我看看。”

他笑嘻嘻地伸手来摸贺兰的胳膊，贺兰一闪就躲开了，正赶上巧珍从厨房端了刚烤的蛋糕出来，贺兰扬声道：“巧珍，是不是没给噜噜洗澡？”噜噜是贺兰很喜欢的一只白色狮子狗，巧珍慌道：“我给忘了。”

贺兰一皱眉，牙尖嘴利地道：“我说呢，怪不得跳蚤满屋子乱飞，让人犯恶心。”

正在调无线电的大丫鬟香琼听到她这句话，忍不住便笑了起来，香琼是姨妈身边的大丫鬟，能说会道人又靓，她自小被梅太太买来调教，对梅太太很是忠心，也是最得姨妈器重的，平日里尖酸刻薄，俨然梅公馆里的三主子，只是不敢惹贺兰罢了。贺兰把蔡老板扔在那里，自己换了木屐子，踢踢踏踏的就要上楼，忽听得姨妈在小客厅里招手道：“贺兰，你进来，我介绍一个人给你认识。”

贺兰不得已，就走到小客厅，果然就看到沙发上坐着好几个人，正是以郅平薛督军为首的一千俞军官员，姨妈笑容满面地上前来拉了贺兰的手，道：“这是你薛叔叔今天新带来的一位公子，我是不知道如何招待，想来想去，还是你们年轻人能说得上话。”贺兰早就看见在薛督军身边坐着一个年轻男人，料想正是梅姨妈才说的那位“公子”。

贺兰的视线才一投过去，就见那名陌生男子已经站了起来，身穿着一件黑色长礼服，面容清俊，宛然一个翩翩倜傥公子，他向着贺兰略一点头，礼貌地道：“贺兰小姐好。”语气很是温和无争，更是彬彬有礼的模样。

梅姨妈在一旁笑道：“这是咱们川清巡阅使秦大帅的大公子，今天刚到郅平。”

时下大好江山被各系军阀分割殆尽，以郅江溪水为界，北为萧军，南为金陵政府，西南地区则以秦氏俞军独霸。俞军首脑秦鹤笙曾被前瑞政府提拔为师部副官长，也算是风光一时，后萧军入关，秦鹤笙被封为讨逆大元帅，率俞军



亲往前线对抗萧军，不想连遭惨败，迫不得已率军进入国土西南边陲，驻军楚州邯平一带，被南方政府任命为川清四省巡阅使，自此盘踞一方，坐观江南江北龙争虎斗，纵无力东山再起，然实力亦不可小觑。

贺兰也就明白了，难为姨妈这样费力招待，这人想来连薛督军都要努力巴结的，便淡淡道：“哦，原来是秦家的大公子。”

秦家的大公子见贺兰如此说自己，颇觉不自在，微笑道：“什么公子不公子的，不用这么抬举我，我叫秦承煜，你直接叫我名字就可以了。”他语气谦和，风度翩翩，举手投足之间果然很有贵家公子的派头，只是太过儒雅了些，也很有几分谦谦君子，温润如玉的气度，贺兰也不禁心想，这人文质彬彬，倒是不招人讨厌。

香琼却已经走进来笑着道：“太太，麻将已经摆上桌了。”梅姨妈拿着小手绢扇着风，抿唇笑道：“好罢，牌都上桌了，让他们年轻人在这里聊一聊，督军，今儿个你可要手上留情，饶我赢你几个。”她这边才一飞眼色，就有另外的俞军大员笑道：“牌还没有打，梅太太就在这里弄嘴，早知道我们哥几个就该私下里商量商量，抬一顶轿子给梅太太坐。”

梅太太将眼皮一撩，端的是朱唇未启三分笑，光彩四射，“去去去，你们这群人真是吃人家的手还不软，别的不说，我这里烟啊酒啊的赔了你们多少，难道就不该让我赚些么？”

她笑意盈盈地说完，一阵风似的撮弄着薛督军一千人出去，临走又对一旁伺候的小丫头吩咐道：“端些点心果子露来给小姐和秦公子。”又对贺兰道：“贺兰，你与秦公子说会儿话，秦公子是国外留洋回来的，你不是早想着出国？可以多打听一些外国大学的事情，省得一天到晚的就知道玩闹。”梅姨妈说一句，贺兰便乖乖地答应一句，梅姨妈叮嘱完才走了。

那小客厅里便安静下来，隐约还能听到偏厅里传来麻将的哗啦声响，那壁炉上面放着一盆“十八学士”，氤氲了满室的香气。贺兰没想到秦承煜居然坐在那里不动，便问道：“你怎么不去打牌？”

秦承煜笑一笑，“我不会。”贺兰淡淡地“哦”了一声，她可不想留在这里，正算计着要把秦承煜扔在这里，自己开溜，又见姨妈与别人都在偏厅里打麻将，料想一时也管不到她，便站起来道：“那你在这里坐会儿吧，我要走了。”